

韩菁清

选本

梁实秋

闲适

梁实秋
闲适
散文精品

散文精品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韩菁清选本

梁
实
秋
闲
适
散

文
精
品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4 • 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特约编辑：殷世江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版式设计：邓小林

书名 韩菁清选本·梁实秋闲适散文精品 定价 10.80 元

编者 韩菁清

ISBN7-5411-1184-8/I·1104

1994 年 7 月第一版

199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

印数 1—20,000 册

印张 12.375 插页 7

字数 278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邮电印制厂印刷



梁实秋，当代久负盛名的文学家、翻译家。本名梁治华。原籍浙江钱塘。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。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，旋即赴美，入科罗拉多大学、哈佛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英语和英美文学。1926年回国，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，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，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。1949年6月赴台后，又任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等。其著作甚丰，有《雅舍小品》（一至四集）、《雅舍杂文》、《槐园梦忆》、《梁实秋论文学》、《英国文学史》《英国文学选》等卅余种，并译有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、《织工马南传》、《咆哮山庄》等。还主编了《远东英汉大辞典》等数十种英汉辞典和英语教科书。1975年5月9日与韩菁清结婚。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。

饑來喫飯倦來眠
唯此修行言更言
說而世人渾不信
却向身外覓神仙
王守仁答人問道詩
丙午春梁實秋

梁实秋手迹



韩菁清，梁实秋夫人。港台影歌双栖明星。本名韩德荣，湖北黄陂人。1931年10月19日出生于江西庐山，七岁时随父迁居上海。1946年荣获上海“歌星皇后”桂冠，1949年4月14日移居香港。她曾自己编剧并主演《大众情人》、《一代歌后》、《香格里拉》等片。获“金马奖”优秀演员奖。1967年成为台湾职业歌星。

1975年5月9日与梁实秋结为伉俪。现居台北。

目 录

群芳小记	(1)
猫 话	(17)
黑猫公主	(24)
白猫王子	(28)
白 猫王子五岁	(35)
一只野猫	(39)
雅 舍	(42)
读《烹调原理》	(46)
烧饼油条	(51)
活 鱼	(54)
头	(57)
“麦当劳”	(60)
千里莼羹未下盐豉	(63)
圆桌与筷子	(64)
狗 肉	(68)
萝卜汤的启示	(71)
《饮膳正要》	(73)

豆 腐	(77)
饺 子	(80)
莲 子	(82)
豆汁儿	(84)
炆青蛤	(86)
粥	(90)
笋	(93)
佛跳墙	(96)
蟹	(99)
漫谈读书	(102)
听戏、看戏、读戏	(105)
学问与趣味	(109)
散文的朗诵	(112)
书	(118)
书 房	(122)
谈幽默	(126)
谈话的艺术	(129)
骂人的艺术	(133)
谈友谊	(138)
信	(142)
男 人	(145)
女 人	(148)
衣 裳	(152)
第六伦	(156)
握 手	(160)
下 棋	(163)

脸 谱	(166)
旅 行	(170)
穷	(174)
送 礼	(177)
洗 澡	(180)
手 杖	(183)
聋	(186)
狗	(190)
吃 相	(193)
窗 外	(197)
鞣	(201)
馋	(204)
喝 茶	(208)
饮 酒	(212)
梦	(216)
礼 貌	(219)
麻 将	(223)
钟	(227)
汰 侈	(230)
警 察	(233)
胡 须	(237)
流行的谬论	(240)
沉 默	(248)
废 话	(250)
了生死	(253)
旁若无人	(256)

谦让	(259)
病	(262)
匿名信	(265)
客	(269)
送行	(272)
理发	(276)
运动	(280)
拜年	(284)
散步	(287)
放风筝	(290)
读书苦？读书乐？	(295)
文房四宝	(304)
想我的母亲	(314)
记张自忠将军	(318)
豆腐干风波	(322)
北碚旧游	(326)
读《中国吃》	(354)
酪	(364)
面条	(367)
再谈《中国吃》	(370)
情书十二札	(376)

群芳小记

“老子爱花成癖”，这话我不敢说。爱花则有之，成癖则谈何容易。需要有一块良好的场地，有一间宽敞的温室，有各种应用的器材。更重要的是有健壮的体格，和充分的闲暇。我何足以语此。好不容易我有了余力，有了闲暇，但是曾几何时，人垂垂老矣！两臂乏力，腰不能弯，腿不能蹲。如何能够剪草、搬盆、施肥、换土？请一位园丁，几天来一次，只能帮做一点粗重的活。而且花是要自己亲手培养，看着它抽芽放蕊，才有趣味。像鲁迅所描写的“吐两口血，扶着丫鬟，到阶前看秋海棠”，那能算是享受么？

迁台以来，几度播迁，看到了不少可爱的花。但是我经过多少次的移徙，“乔迁”上了高楼，竟没有立锥之地可资利用，种树蒔花之事乃成为不可能。无已，只好寄情于盆栽。幸而菁清爱花有甚于我者，她拓展阳台安设铁架，常不惜长途奔走载运花盆、肥土，戴上手套做园艺至于忘寝废食。如今天晴日丽，我们的窗前绿意盎然。尤其是她培植的“君子兰”由一盆分为十余盆，绿叶黄花，葳蕤多姿。我常想起黄山谷的句子：“白发黄花相牵挽，付与傍人冷眼看。”

菁清喜欢和我共同赏花，并且要我讲述一些有关花木的见

闻，爰就记忆所及，拉杂记之。

一、海棠

海棠的风姿艳质，于群芳之中颇为突出。

我第一次看到繁盛缤纷的海棠是在青岛的第一公园。二十年（即一九三一年——编者注，下文同，不另注）春，值公园中樱花盛开，夹道的繁花如簇，交叉蔽日，蜜蜂嗡嗡之声盈耳，游人如织。我以为樱花无色无香，纵然蔚为雪海，亦无甚足观，只是以多取胜。徘徊片刻，乃转去苗圃，看到一排排西府海棠，高及丈许，而花枝招展，绿鬓朱颜，正在风情万种、春色撩人的阶段，令人有忽逢绝艳之感。

海棠的品种繁多，以“西府”为最胜，其姿态在“贴梗”“垂丝”之上。最妙处是每一花苞红得像胭脂球，配以细长的花茎，斜欹挺出而微微下垂，三五成簇。凡是花，若是紧贴在梗上，便无姿态，例如茶花，好的品种都是花朵挺出的。樱花之所以无姿态，便是因为无花茎。榆叶梅之类更是品斯下矣。海棠花苞最艳，开放之后花瓣的正面是粉红色，背面仍是深红、俯仰错落，秾淡有致。海棠的叶子也陪衬得好，嫩绿光亮而细致。给人整个的印象是娇小艳丽。我立在那一排排的西府海棠前面，良久不忍离去。

十余年后我才有机会在北平寓中垂花门前种植四棵西府海棠，着意培植，春来枝枝花发，朝夕品赏，成为毕生快事之一。明初诗人袁士元和刘德彝《海棠》诗有句云：“主人爱花如爱珠，春风庭院如画图。”似此古往今来，同嗜者不在少。两蜀花木素盛，海棠尤为著名。昌州（今大足县）且有“海棠香国”之称。

但是杜工部经营草堂，广栽花木，独不及海棠，诗中亦不加吟咏，或谓避母讳，不知是否有据。唐诗人郑谷《蜀中赏海棠》诗云：“浓淡芳春满蜀乡，半随风雨断莺肠，浣花溪上堪惆怅，子美无心为发扬。”其言若有憾焉。

以海棠与美人春睡相比拟，真是联想力的极致。《唐书·杨贵妃传》：“明皇登沉香亭，召杨妃，妃被酒新起，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。明皇笑曰：‘此真海棠睡未足耶？’”大概是海棠的那副懒洋洋的娇艳之状像是美人春睡初起。究竟是海棠像美人，还是美人像海棠，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苏东坡一首《海棠》诗有句云：“林深雾暗晓光迟，日暖风清春睡足。”是把海棠比作美人。

秦少游对于海棠特别感兴趣。宋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：“少游在横州，饮于海棠桥，桥南北多海棠，有老书生家于海棠丛间。少游醉宿于此，明日题其柱云：‘唤起一声人悄，衾暖梦寒窗晓。瘴雨过，海棠开，春色又添多少？社瓮酿成微笑，半破酴醾共舀。觉倾倒，急投床，醉乡广大人间小。’”家于海棠丛中，多么风流！少游醉后题词，又是多么潇洒！少游家中想必也广植海棠，因为同为苏门四学士的晁补之有一首《喜朝天》，注“秦宅海棠作”，有句云：“碎锦繁绣，更柔柯映碧，纤匀勾股。谁与将红间白。采薰笼，仙衣覆斑斓。如有意，浓妆淡抹，斜倚阑干。”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二、含笑

白朴的曲子《广东原》有这样的一句：“忘忧草，含笑花，劝君闻早宜冠挂。”以忘忧草（即萱草）与含笑花作对，很有意

思。大概是语出欧阳修《归田录》：“丁晋公在海南，篇咏尤多，如：‘草解忘忧忧底事，花名含笑笑何人？’尤为人所传诵。”含笑花是什么样子，我从未见过，因为它是南方花木，北地所无。

我来到台湾之后十年，开始经营小筑，花匠为我在庭园里栽了一棵含笑。是一人来高的灌木，叶小枝多，毫无殊相。可是枝上有累累的褐色花苞，慢慢长大，长到像莲实一样大，颜色变得淡黄，在闷热湿蒸的天气中，突然绽开。不是突然展瓣，是花苞突然裂开小缝，像是美人的樱唇微绽，一缕浓烈的香气荡漾而出。所以名为含笑。那香气带着甜味，英文俗名称之为“香蕉灌木”（banana shrub），名虽不雅，确是贴切。宋人陈善《扪虱新话》：“含笑有大小，小含笑香尤酷烈。四时有花，惟夏中最盛。又有紫含笑、茉莉含笑。皆以日夕入稍阴则花开。初开香尤扑鼻。予山居无事，每晚凉坐山亭中，忽闻香风一阵，满室郁然，知是含笑开矣。”所记是实。含笑易谢，不待隔日即花瓣散张，露出棕色花心，香气亦随之散尽。落花狼藉满地。但是翌日又有一批花苞绽开，如是持续很久。淫雨之后，花根积水，遂渐呈枯零之态。急为垫高地基，盖以肥土，以利排水，不久又欣欣向荣，花苞怒放。

大抵花有色则无香，有香则无色。不知是否上天造物忌全？含笑异香袭人，而了无姿色，在群芳中可独树一格。宋人姚宽《西溪丛语》载“三十客”之说，品藻花之风格，其说曰：“牡丹，贵客。梅，清客。李，幽客。桃，妖客。杏，艳客。莲，溪客。木樨，严客。海棠，蜀客。……含笑，佞客。……”含笑竟得佞客之名，殊难索解。佞有伪善或谄媚之意。含笑芬芳馥郁，何佞之有？我对于含笑特有一分好感，因为本地人喜欢采择未放的含笑花苞，浸以净水，供奉在亡亲灵前或佛龛案上，一

瓣心香，情意深远，美极了。有一位送货工友，在我门外就嗅到含笑香，向我乞讨数朵，问以何用，答称新近丧母，欲以献在灵前，我大为感动，不禁鼻酸。

三、牡丹

牡丹不是我国特产，好像是传自西方。隋唐以来，始盛播于中土，朝野为之风靡。天宝中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木芍药，李白作清平乐词三章，有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之句。木芍药即牡丹。百年之后，斐度退隐，“寝疾永乐里，暮春之月，忽过游南园，令家仆童升至药栏，语曰：‘我不见花而死，可悲也。’怏然而返。明早报牡丹一丛先发，公视之，三日乃薨。”是真所谓牡丹花下死。白居易为钱塘守，携酒赏牡丹，张祜题诗云：“浓艳初开小药栏，人人惆怅出长安。风流却是钱塘守，不踏红尘看牡丹。”刘禹锡赏牡丹诗：“惟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其他诗人吟咏牡丹者不计其数。

周敦颐《爱莲说》：“自李唐来。世人甚爱牡丹。……牡丹花之富贵者也。……牡丹之爱宜乎众矣。”濂溪先生独爱莲，这也罢了，但是字里行间对于牡丹似有贬意。国色天香好像蒙上了羞。富贵中人和向往富贵的人当然仍是趋牡丹如鹜。许多志行高洁的人就不免要受《爱莲说》的影响，在众芳之中别有所爱而讳言牡丹了。一般人家里没有药栏，也没有盆栽的牡丹，但至少壁上可以悬挂一幅富贵花图。通常是一画就是五朵，而是颜色不同，魏紫姚黄之外再加上绛色的、粉红色的，和朱红色的。据说这表示五世其昌。五朵花都是同时在盛开怒放的态度之中，花蕊暴露，而没有一瓣是萎颓褪色的。同时，还必须多

画上几个含苞待放的蓓蕾，表示不会断子绝孙。因此牡丹益发沾染了俗气。

其实，牡丹本身不俗。花大而瓣多，色彩淡雅，黄蕊点缀其间，自有雍容丰满之态。其质地细腻，不但花瓣的纹路细致，而且厚薄适度。叶子的脉理停匀，形状色彩，亦均秀丽可观。最难得的是其近根处的木本，在泡松的木干之中抽出几根，透润的枝条，极有风致。比起芍药不可同日而语。尝看恽南田工笔画的没骨牡丹，只觉其美，不觉其俗，也许因为他不是画给俗人看的。

名花多在寺院中，除了庄严佛土，还可吸引众生前去随喜。苏东坡知杭州，就常到明庆寺吉祥寺赏牡丹，有诗为证。《雨中明庆寺赏牡丹》：“霏霏雨露作清妍，烁烁明灯照欲然。明日春阴花未老，故应未忍着酥煎。”末句有典故，五代后蜀有一兵部贰卿李昊，牡丹开时分赠亲友，附兴采酥，于花谢时煎食之。牡丹花瓣裹上面糊，下油煎之，也许有一股清香的味道，犹之菊花可以下火锅，不过究竟有些煞风景。北平崇孝寺的牡丹是有名的，据说也有所谓名士在那里吃油炸牡丹花瓣，饱尝异味。峭山的下清寺，有牡丹高与檐齐，可惜我几度游山不曾有一见的机会。

牡丹娇嫩，怕冷又怕热。东坡说“应笑春风木芍药，丰肌弱骨要人医。”我在故乡曾植牡丹一栏，天寒时以稻草束之，一任冰雪埋覆，来春启之施肥，使根干处通风，要灌水但是也要宜排水。届时花必盛开，似不需特别调护。在台湾亦曾参观过一次牡丹展，细小羸弱，全无妖妍之致，可能是时地不宜。